

余毅
著

地獄為來

知識出版社

地狱归来

余毅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归来/余毅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9

ISBN 7-80198-100-6

I.地... II.①余...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784 号

本书的所有版权受到保护,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方法复制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皆须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地狱归来

责任编辑:石红华

责任出版:田建伟

封面设计:雨 田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编:100088)

<http://www.cnbod.com>

(010)82000890 (010)82000860-8238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印刷

中国按需出版网直销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0 字数:210 千字

ISBN 7-80198-100-6/I·006

定 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余毅系作者笔名,本名王定烈,即书中主人翁。四川省宣汉县人,就读私塾和高小。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共青团,后转党。历任战士、文书、保卫员、骑兵连政委、营教导员、营长、团长、副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校长、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曾主编《巴蜀将帅》一书,有多篇文章在《瞭望》、《人民论坛》等杂志及地方党史、军史上发表。《地狱归来》系作者在“文革”被关押期间所写的大量回忆史料手稿基础上加工后的作品。



王定烈

題八地獄為來三再版

創業艱難百戰多
守成非易奈如何
今朝默默懷先烈
莫讓良機逐逝波

魏仲統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引子	(1)
一 “双凤堂”后人	(3)
二 “天府”大乱	(8)
三 梦想——鸿锡中兴	(11)
四 送儿当红军	(21)
五 改名立志	(25)
六 初上战场	(29)
七 “肃反”小对象	(34)
八 转战巴山蜀水	(40)
九 长征	(45)
十 走向绝境	(56)
十一 西路军壮举	(58)
十二 碧血染祁连	(64)
十三 幸遇天使	(71)
十四 虎口脱险	(74)
十五 吕梁歼寇	(80)
十六 初识肖华	(85)
十七 挺进冀鲁边	(88)
十八 当骑兵	(94)

十 九	驰骋鲁西平原	(101)
二 十	梁山情	(105)
二十一	昆张支队	(112)
二十二	巧攻伪据点	(117)
二十三	初尝爱情苦果	(121)
二十四	痛失王汉卿	(124)
二十五	挺进豫东	(129)
二十六	活捉张公达	(140)
二十七	开创豫中根据地	(145)
二十八	血战贾家寨	(150)
二十九	豫中突围	(157)
三 十	军中姻缘	(162)
三十一	桐柏战役	(169)
三十二	黑云压城	(174)
三十三	中原突围	(179)
三十四	被困武当山	(188)
三十五	神农架精兵简政	(193)
三十六	妻离子夭	(200)
三十七	江南游击	(204)
三十八	撤职之后	(212)
三十九	刘帅话“地狱”	(216)
四 十	高山铺大捷	(220)
四十一	狮子口祝捷	(227)
四十二	逐鹿江汉	(234)

四十三	冀述礼之死	(243)
四十四	血战“铁军”	(248)
四十五	铁帚扫残云	(253)
四十六	深山剿匪	(261)
四十七	一片深情鄂西南	(266)
四十八	蓝天的召唤	(272)

引 子

一架印有“八一”军徽的“三叉戟”飞机，由东向西，越过激流滚滚的黄河，飞临在狭长如带的河西走廊上空。乘机到航空兵部队检查工作的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目不转睛地从窗口俯视着这片千古战场，这片当年红军西路军将士洒满热血的土地。——戈壁瀚海，莽莽苍苍；烽火雄关，历历在目……往事如灼热的风，夹杂着熊熊烈火，滚滚硝烟；夹杂着震耳欲聋的烈马奔驰声、震撼心灵的白刃格斗声、歇斯底里的喊杀声，喧腾直上，扑面而来。如同重回到了战斗过的四川、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地那样，一件件往事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他不禁热泪盈眶。

人老爱忆旧事，更恋故人。近些年他经常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的讣告，而且越来越多，竟积存了高高的一大摞；还有不少不知消息的。所以，他每读报纸，总要注意看看第四版的角角上。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老同志离开人世……

每到一地，无论怎样繁忙，他总要挤时间看老同志。按他的话说，就是“活到年纪喽，见一面少一面”。话说得“轻松”，可是凝聚在心头的感慨是多么的深沉啊！过去，血雨腥风的战争，使她们之间见了这一面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下一面；现在年事越高，生老病死的规律就越使他们面临这种与战争年代相近似的境况。一次，他到了武汉，听说挚友齐钉根将军病危。他急忙赶去急救房看望时，齐将军已经病重昏迷。他看着插着输氧管、输液管、鼻食管，被氧气瓶、吸痰器、心电图监视器包围着的齐钉根，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天不怕地不怕，九次负重伤，被昵称为“钉子”的猛将！王定烈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

感情,站在他的病床边与老友合影,淤了血的脸难看极了。第二天,老友便匆匆故去……

战友一个个去了。他们的经历,哪个不是坎坷曲折?!如果能写出来,哪一篇不是留给后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他们去得匆匆,很多却没有能够留下来。王定烈为他们难过,为他们深深地惋惜……

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发生在青少年中的种种问题,也促使他深思: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离战争年代越来越远了。但他们要从事的或将要从事的事业却与老一辈打天下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比打天下更难啊!老一辈那种开天辟地、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艰苦创业、无私奋斗的可贵品德,后辈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忘掉!打下江山的老一辈,不能为后代留下最后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死而有憾啊!

很早以前,曾有人想把他坎坷曲折、富有传奇性的经历写出来,但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一个字也不许写。原因很简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平凡的,完全应该的。我最信奉刘伯承元帅在大别山给我的一句话,‘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中国经历了这么广阔伟大的一场革命战争,死难的烈士、在世的英雄,千千万万,可歌可泣,我有啥子好写的?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文革”中,他同绝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受到了冲击。他被打成了“三反分子”。“打倒”的标语贴满大楼小院,连甬道上都没有留下空隙。他有口难辩,怒不可遏。但勇士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他凭着刚烈的意志,在盛夏酷暑的广州,白天挨斗,黑夜躲在小阁楼上,以笔代枪,挥汗奋战,光凭脑子记,书写画图,洋洋洒洒,把自己的经历,把一次次主要的战斗,把一个个深切怀念着的烈士的事迹都写了下来,整整五百页稿纸,取名《地狱归来》,以示对“文革”倒行逆施的反驳和抗议。

“文革”后,又有同志想以《地狱归来》为基础,记叙他的前半生,但他还是老话,没有同意。

又是十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经历的日益丰富,对往事、对故人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怀念,随着老年人特有的感情发展,在他退出第一线之后,他终于被大家说服了。

于是,他开始用纪实文学的体裁,把自己的经历再现出来,仍用他所喜欢的名字——《地狱归来》。

一 “双凤堂”后人

古人有诗这样赞美“天府之国”——四川省：

“天府之土,南接衡湘,北连秦陇,西通藏卫,东峙夔巫。千里沃野,龙吟虎啸,天地留存肝胆。

天府伟观,宏吞沧海,雪岭光腾,剑门细雨,峨眉秋月。百川千脉,一江东去,山水阅尽沧桑。

天府之梦,惊涛裂岸,云霞缥缈,雾障峰峦,紫烟腾飞。古往今来,无穷梦幻,上下萦绕千年。”

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它背靠着雄奇峭拔,横亘千里的大巴山,沉思着古老大地的变迁;它凝望着险滩急流、滚滚东去的长江,诉说着五千年中华民族的繁衍……

在宣汉县城西北面九十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都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一王姓人家的后代。于是,在偏远宁静的山区里,“王氏宗祠”便成为权力的象征,圣明的体现,主宰人们意志和信仰的渊藪。

祠堂是典型的四合院。正殿、厢房、偏房都是二层楼结构,很有气势。正殿里安放着力祖列宗的牌位;左偏房内竖着石碑,凿

刻着雄浑遒劲的隶书体二十四字家谱：两启宗仕，天地人正，永万道大，鸿锡中兴，世作成守，居上克明。

由于首建王氏宗祠的王正宣曾位极人臣，做过咸丰的老师，以太子太傅兼开封提督，所以这宗祠就非同一般了。它除了给王氏家族的人带来了宗法的畏惧外，还带来骄傲感。

王氏家族族规甚严。有族长、有基金，清规戒律曾使多少人敬畏！每年正月十五、七月十五等大节日，王家后代都要来祠堂大祭祖先。孩子启蒙，乡邻纠纷，家族不幸，也都要来此借祖宗之德启迪后辈，逢凶化吉。

下王家屋坐落在得胜场以北二里处一片半山坡的小丛林之中。虽然仅有十几户人家，可是这里却有使整个王氏家族生辉的“双凤堂”。“双凤堂”是三套四合院。从空中俯视，成巨大的“王”字形。“双凤楼”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宏伟、庄严、典雅、秀美。尤其是最里面的院子的正堂大匾上，总督大人题写的“名登天府”四个斗大的鎏金字，气势磅礴，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当年王家后代的王天贵兄弟俩在清初双双考取文武举人时，朝廷恩赐敕造的。

然而，月圆而缺，水满而溢。“五世而斩”，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随着岁月荏苒，王家的气运也随荏苒的岁月逝去。到了二十世纪，雄伟富丽的建筑也只能显示着历史的陈迹了。“双凤堂”悲哀地凋零了，大匾由于风雨的侵蚀，漆皮已经龟裂、斑驳，更使人有种“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无可奈何的失落感。那文武举人的后代犹如大树下的弱草，茂盛不起来了。谁都想力挽颓势为祖宗争光，却谁也没有回天之术。

王氏后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嬗变、沉浮。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再也不能跻身于士大夫阶层了。如果说，他们的祖先还依稀做过“峨冠博带”的美梦，以“提督后人”自居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初，就连这样的梦都渺茫无所寻觅了。他们沦入社会底

层，在贫瘠的山乡为求果腹蔽体而苦苦挣扎。

下王家屋的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住在“双凤堂”前院的角落里。他已是典型的农民，中等身材，结实如牛。他说自己是个“泥巴脑壳”，一辈子就是要“勤耕苦耙”，养活一大群儿女。他对子女非常严厉，几乎没有什么笑脸给孩子们，一双眼却是常常鼓起来。这多半是因为日子不好过，小孩子又贪要好玩。只要孩子们跟他一样，个个下田、放牛，有点“勤耕苦耙”的“天性”，他的眼才会鼓得少些，而且会在田里泡得时间长些。

妻子曾氏，是王乐道四婶娘的亲侄女，嫁到王家算是亲上亲，按规矩她应称“王曾氏”，但她更希望别人叫她的名字：曾正秀。这个名字太恰如其分了。她长得很美，鹅蛋型的脸盘上，一双吃尽人间之苦都不灰心的眼睛既明亮又俊秀，水汪汪的，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感化一切邪恶。即使在最苦难的时候也仿佛有着微微的笑意，好似告诫人们：生活就是这样，只要有信心，苦尽就会甜来。

是的，在她瘦削的身躯里，蕴藏了惊人的力量。她像她的姑姑嫁到王家一样，讲究的是“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她竭尽忠贞，先后为王家生了十个儿女。她像所有四川妇女那样，是个强过男人的能干人。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田里地里、家里坡里，她都是顶梁柱。她几十年如一日，天不亮就起床，全家十几口人的饭由她和四个女儿轮流煮。待一家人上桌吃饭了，她又忙着去喂猪、喂牛……

不仅如此，王乐道的两个伯叔是绝户，他们的砍柴挑水，缝洗浆补，伺候服侍，她也都默默地挑了起来。

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王乐道和曾氏的第七个孩子出世了。但按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排行法，他是老三。四个姐姐是不能排进去的。按家谱，他到了“大”字辈，族人为他取名“大培”。

穷人的孩子生命力是很强的。大培几乎不记得妈妈有时间抱过他，甚至不曾见过妈妈在床上躺过。夜里，大培总是怔怔地听着屋前屋后风吹修竹或是雨打芭蕉发出的柔声细语般的“沙沙沙沙”声；怔怔地透过扶疏的修竹望着天上东南方那颗又大又亮的桔红色的星星。妈妈的声音柔和细碎，如同修竹、芭蕉的“沙沙沙”声；妈妈的眼睛很亮很美，就像天上那颗星星。多恬静、多美妙的夜啊！微风中有儿歌，也有妈妈的爱；星星里有故事，也有妈妈的爱；修竹、芭蕉里有神话，也有妈妈的爱。看到它们，就等于看到不停地劳作的妈妈。他宁静了，不怕了，在温存与甜蜜编织的摇篮里悄然睡去，尽情地做着一个个孩子做的梦。阴雨天看不到明亮的星星，他就不睡，妈妈只好暂停劳作，手执“松明”哄他睡觉，给他讲动听的故事。在那如星的眼睛的爱抚中，他笑着飞入了梦境……

很自然，大培从能爬到会走，几乎都是跟着妈妈在田边度过。再大些，六七岁就帮妈妈摘豌豆、摘胡豆，采黄花。再大些，就悠然当上了小牧童，赶上偌大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微风掀开他的对襟小褂，亲抚着他稚嫩的小肚皮。他带着舒心的微笑放眼世界：啊！满山遍野的水田像弯月，像宝镜，把他幼小的心照得一片灿烂。他情不自禁地截一管处处可见的修竹，烫上几个眼，“唔哇唔哇”地吹起来。虽然连“小放牛”的曲调也吹不成，但却把大自然的籁鸣也抒发得异样的纯真。大培在大自然慷慨的赐予之中，懂得了最初的美，获得了童年的乐趣。

大培跟所有孩子一样，渐渐地圆睁着发亮的眼睛要探求世界的奥秘了。最初来满足这双渴求的眼睛的是妈妈。在山区的妇人中，妈妈是绝对“博学”的。因为她有两个见多识广的弟弟。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文断字。耳濡目染，妈妈脑子里装满了“杂学”，给大培的启蒙教育打上了色彩缤纷的烙印。

她常对大培说：“要得直中直，方为人上人。”这“人上人”与

“直中直”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只怕谁也说不清。所以也实在难断这个山村妇女的是与非。诸如此类，像“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敬祖方能尽忠”等等，这些打着明显儒家思想烙印的格言，当时妈妈是一古脑儿当作真理灌输给大培的。历史的穿透力是复杂的。这些“忠孝”观念的思想在大培心灵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只怕也很难用“肯定”或“否定”的简单模式来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妈妈要努力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符合忠臣、孝子标准，能在国乱、家贫时不失名节的好人。

自然，在妈妈的嘴里，还能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那是中国劳动人民传统的精神食粮。诸如“三国”、“水浒”、“岳王爷抗金兵”之类。这些都在大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崇尚英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要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种子……

大培印象很深的是每每跟妈妈去得胜场赶场，她总要带他到王氏祠堂。那里庄严肃穆，富有浓重的历史感。妈妈不识字，却愿在那块大匾下，听人家念家谱，也叮咛大培好好听，让大培早早地把家谱背熟。这在妈妈来说，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家族自豪感。她不可能去进行阶级的分析。可在大培来说，这种原始的家族自豪感，却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至于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的“双凤堂”，妈妈更是常给大培讲：“大培，我们王家在这里出了文举人，武举人。祖上看中的这块地方是风水宝地，你也要给妈妈争口气哟！”妈妈每每说到这些，都很激动，俊秀的眼睛里充满了晶莹的泪水。妈妈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愿，使大培终身难忘。

二 “天府”大乱

“风水宝地”被无情地抛进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动乱之中。王氏家族保全求安的幻想，也被击了个粉碎。先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窜入四川作乱；后是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四川诸军阀为争夺地盘的血肉相残式的混战。达县、宣汉是二十三军刘存厚的地盘。他的德行如何，可从人们送给他的“雅号”——“刘瘟牛”中去细细品味了。

于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宝地，被军阀、官、匪、团练蹂躏得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简直是人间地狱。老百姓形容道：“官如梳，匪如锯，团防好比篦子篦。”朗格子(四川土话，怎么能的意思)不叫人伤心哟！

真是雪上加霜、苦上加苦！从甲子年(一九二四年)起，四川连续三年大旱，田里禾苗可以当柴烧。为了求雨，农民到观音庙里烧香、叩头，求神保佑。他们抬上“龙王爷”，乞求、祷告，土炮齐鸣，顶礼膜拜，虔诚至极。大培跟着看热闹，他最愿意看“观音”。听大人们说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能够解救苦难、普渡众生，危难时念其名即能获救。这尊端庄、圣洁、温柔、慈善的塑像很像妈妈，大培看得都不想走。但观音毕竟不是妈妈，要是妈妈的话，她一定会给人间下场雨，她的心要多好有多好。而这个菩萨只是看上去好，可大人们都快愁死了、苦死了，求了多少回就是不下一滴雨，倒是大人们的泪不知流了多少。大培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乡下人开始吃树皮了。继之是挖草根、葛根。这些都吃完了，就吃白土泥巴，也叫观音土。也不知道为什么观音菩萨给饥民施舍这种东西！这东西能进不能出，三五天就把人胀死了。下王家屋不足九十人，一连饿死了三十多口。大培的爷爷、